

蕭 強

捂住你的傷口

電影電視文學劇本集



學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乐惟清

封面设计：石奇人

内封题字：周慧珺

捂住你的伤口

萧 强 著

学林出版社出版

上海文庙路120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168 1/32 印张4.25 插页4 字数132,000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4,000册

ISBN 7-80510-553-7/I·193 (精装本5.10元) 定价:3.90元

序

这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大学毕业生写的电影、电视剧本的集子。至少在我写这篇序文的时候，这几个本子还没有拍摄、播放、成名。可能有人要问：许多已经产生很大影响的影视剧作品还未结集出版，偏偏出这样一个集子有必要吗？

我认为是有必要的，而且希望这样的集子能多出一点。

人们已经发现，我国影视剧作品的衰弱，根本性的症结还在于文学剧本的基础太差。于是，大家都在呼唤和寻找着好剧本。但是时间一长终于发现，直接为一个个拍摄组赶写剧本的那一种创作机制，在质量的截夺上受到许多偶然性因素的牵掣，局限性很大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不妨把影视剧本的创作和拍摄之间的关系，暂时拍拍松，不要粘贴得那样紧，以便让影视剧本构成一个可供研讨的聚汇，可供选择的市場。可以有一些影视剧作家，把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和开拓当作一个事业来搞，而不是时时死盯着拍摄日期和拍摄经费。他们的剧作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永远也没有投入拍摄，但这不是浪费，这些剧作展现了一种有启发性的创作思维，展现了一些人对影视剧的憧憬和理想，即便不成功，损失也要比拍摄后遭到普遍冷淡小得多。

在戏剧发展的历史上，许多大剧作家泉涌般地向社会提供了一连串的佳作，其中不少作品直到他们死后才被搬演，甚至有的剧本一直没有上演过。他们是把剧本创作当作一个有一定独立性的事业来搞的，因此可以较完整地呈现自己的生命状态，蔚成大家。现在，我们缺少有足够可辨认性的影视剧作家，这与功利性的即时消耗很有关系。当然，不管是戏剧还是影视，最终的呈现方式应该是上演和拍摄，但这中间不宜绷上太直捷的短线，因为高质量常常显出现在某种从容的缓冲地带中的。我们既不能把影视剧本搞成案头之作，也不能把它们全部搞成拍摄现场的工作台本。

本书的作者显然是想借影视剧本的方式，来倾吐自己的人生意向和审美感悟的。这样，他也就顺便表达了自己对影视剧形态的挑战性构思。他的这几个本子，大多在奇崛的情节中包裹着整体象征的色彩，给银灰色的人生喟叹以活跃的意象系列，在诗化结体中明显地溶解着文化哲学的韵味。这样的作品，在我国影视剧作品的丛林中还显得有点陌生，让人看到刚刚跻身文艺领域的新一代人的审美心态。诚然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因不无浮躁、匆迫而缺少润泽、厚实的弱点，但我们却不能不因面对着弟妹辈的坦诚而感动，不能不由此而获得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多方面启发。

我愿作者锲而不舍，继续写出大量高质量的作品，为我国影视文化的演进作出更切实、更完整的贡献。

余秋雨

1989年6月

B503/09

目 录

序.....	余秋雨
捂住你的伤口	1
死亡的歌谣.....	55
蟋蟀	117
圈套	157
后记	192

捂住你的伤口

电影剧本

银幕上充满了白，无边无沿，不知是一堵白墙，还是一片白布，或者是一片雪地。

白茫茫的一角上淡现出一个男人的背影。男人穿着黑色的囚服，身子佝偻着，很像一个粗重的逗号。忽然，男人优美而又丑陋、快乐而又痛苦地扭动起来，他的双手痉挛地伸向空渺的上方。猛地，男人疯狂地亲吻天穹一般广大的白。

一个又一个鲜红的吻印渐渐现出，星星点点的，像一只只被欲火烧红的眼睛。白的银幕在飞旋、翻转。男人匍匐在白的平面上，越来越小。

男人突然转过脸来，眼里噙满了泪水。这张脸可以是久经风霜的，也可以是细皮嫩肉的，但这张脸上必须写着一种真实的恐惧，一种作为人生存在这颗星球上的恐惧。

红色的眼睛里淌下一串串泪。吻印溃化成了一个个溃烂的新鲜的伤口。血先是慢慢地渗出细密的纹路，终于，浓稠的殷红的血大股大股地涌了出来，顷刻，淹没了一切。

银幕上一大片激动人心的血红色。

渐现男人和女人裸舞的剪影。

急骤而忧伤的音乐响起。令人心悸的打击乐声一下一下不可抵抗地滚压过来，越来越近。

线条清晰的黑色的人体在血海中舞蹈，宛如亚当和夏娃，或者是他们的后代在伊甸园里漫步。

推出片名——《捂住你的伤口》

一座老城俯瞰。

楼群默默地矗立在令人沉醉的夜色里，如一具具灰色的木偶。风鬼鬼祟祟地溜过来溜过去，它伸出看不见的手，摇晃树叶发出“飒飒”的声响，仿佛是在传递什么暗语。

镜头缓缓地掠过一个个黑黝黝的毫无个性的窗口，在其中很寻常的一个窗口前停住，慢慢地推了进去。

屋里漆黑一片。

隐约可以听到人与人互相压迫的翻滚声，接着，是男人的喘息声和女人的呻吟声。

单调的黑色抹去了所有的形象，只剩下这亘古的音响，好像就在我们身边，又好像离我们很远。

随着男人一声舒畅的叫声，一切归于宁静。

屋内出现了一小片颤动的火光。

骆野划亮了一根火柴。

“别点火，我怕。”夏雨羞怯地背过身去。

骆野注视着火柴在燃烧，若有所思。火光映红了他英俊的脸庞。

白墙上显出夏雨曲线流畅的影子。

骆野点着一支烟，吹灭了火。他猛吸了几口，烟头的微火抽动着，忽明忽暗。

骆野走到窗前，扯起了百页窗，昏黄的光迫不及待地铺洒了进来。

这是一间琴房。屋内只放了一架三角钢琴和两只凳子。夏雨双手抱着膝盖蜷缩在靠门的角落里。

骆野面窗而立，健美的身体在光的勾勒下像一尊雕像。

夏雨忘情地凝视着骆野的背影，红晕的脸上露出少女的痴迷。

骆野默默地注视窗外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许久也见不到一辆车和一个行人。在一个个呆立的路灯的守夜下，这座城市仿佛已经昏迷了过去。

“你真美。”夏雨梦呓般地说。

“像一棵歪脖子老树？”

“不，像一根桅杆。”

夏雨猛地扑上去抱住了骆野。她充满柔情地抚摸骆野肌肉隆起的胳膊和胸膛说：“我爱你。”

骆野轻轻地推开了夏雨的身体，漠然地说：“弹支曲子吧。”

夏雨纤细的手指在黑白的琴键上滑动。

琴房里飘扬起主题歌《拥你在怀》那纯情、忧郁而又略带绝望的旋律。

骆野出神地望着夏雨优雅的动态，忽然，他残酷地微笑了。

骆野走出琴房，他回身小心地掩上门。

骆野匆匆地走过楼梯拐角，出了大门。

一支令人动情的曲子突然被打断了。夜空里传来一阵阵零乱、愤激的敲击琴键声。

骆野停住脚步，回头向那个无光的窗口望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
骆野站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，他的目光移过马路边上的铁栅栏，投向对面三楼的一个窗口。

绿色的纱帘在夜风里婆婆，几缕桔黄色的台灯光倏忽透了出来，渐现出一个少女的身影。

少女披着长长的头发，正忘情地在拉小提琴。忽而急骤，忽而悠缓，少女拉琴的姿态生动、柔美。

纱帘轻盈地飘动了几下，窗口的景象消失了。

骆野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在大街上闲逛。他走到一条弄堂口停住了脚步。

骆野伫望着一堵灰墙，像是在瞻仰或者凭吊什么遗址。

这是一堵普普通通的水泥墙。

骆野走过去，伸出手在墙上摸索。

几个巡夜的纠察警惕地注视着骆野奇怪的举动，他们呈包围状向骆野逼近。

骆野缓缓地离开了墙，他旁若无人地从纠察的包围圈里走了出来，不紧不慢地向前溜达。

几个纠察用手电光在墙上来回搜寻，终于，他们在一个角上发现了两个模糊的字迹，显然，这是在水泥还没干时用石子刻出来的。他们仔细辨认后才看清是这样两个字：不悔。

一个年轻的纠察冲着骆野的背影骂了一句：“神经病。”

不知不觉中，天下起雨来了。骆野还在马路上踽踽独行。迷蒙中前方走过来一个苗条的少女，少女撑一顶鲜艳的红伞，

花裙在飘动。

十年前的一个雨夜。

年少的骆野在路灯下等候。

一位少女翩然走近。

骆野惊喜地迎上前去。但当看清来人并不是自己所等的人时，不觉一怔。他失望地摇摇头。

“你是骆野？”少女笑着对骆野说。

骆野惶惑地点点头。

“阿琳让我告诉你，她不来了，这是她给你的。”少女拿出一封厚厚的信。

骆野激动地说：“给我的？”

少女含笑看着骆野伸出的颤抖的手，她的神情很甜美。

骆野说：“谢谢。你是？”

少女说：“我是阿琳的姐姐。”

“噢，我——”骆野显得十分窘迫。

少女说：“现在乱得很，你不要在晚上约她出来，好吗？”

骆野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是她姐姐，难怪这么像。”

“我走了。”少女转身没走几步，脚滑了一下，塑料拖鞋沾上了泥沙。少女扶住墙使劲甩打着拖鞋。

骆野欣赏着信封上秀丽的字迹。他慢慢地拆开信，脸上流露出虔诚和期待。突然，骆野的肩胛剧烈地战栗起来，似乎被电流刹那间击中了。

信封里倒出来的是一片片黑黑的纸灰。

骆野绝望地攥着纸灰，意外的打击使他麻木了，没有痛楚，没有叫喊。

雨点大了。雨水混杂着泪水从骆野稚嫩的脸上汨汨地流了下来。

一捧又一捧的纸灰纷纷扬扬地飘洒在波动的积水上，雨点似鞭子般无情地抽打着它们。

少女穿好鞋正要走，回头见骆野蹲在雨中。少女诧异地走过去，看见了纸灰，惊奇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骆野惨然一笑，淡淡地回答说：“是我写给阿琳的信，一共二十九封，都在这儿。”

纸灰在积水里浮沉、破碎、流失。

骆野艰难地站起来，他无力地倚着斑斑驳驳的墙。稍顷，他拖着沉重的步子顺着墙根走了。

少女同情地望着骆野，她慢慢地跟了上去。

“橐、橐”的塑料拖鞋声在弄堂里一先一后地响着。

骆野回过脸来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少女的花布裙子忽然被风撩得好高，她忙用手扯住。少女稍一迟疑，转身走了。

少女走到弄堂口，回身看去，骆野已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，只有“橐、橐”的鞋声还隐隐约约地传来。

弄堂里停着一辆大卡车。

骆野一跃身上了车。他仰面躺在车棚里。雨水像帘子一样挂在棚口。

骆野望着无星无月的天空，泪流满面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骆野也不知什么时候进入了梦乡。天边徐徐地透出淡青色的光，洒在骆野处子的纯洁的脸上。

一只蚊子围着骆野的脸庞飞过来、飞过去，嗡嗡地叫着，

久久不去。

骆野猛地跳起——

骆野 毒蚊子，毒蚊子，有一只毒蚊子，它在我们身边飞过来、飞过去，它在嗡嗡地叫着。亲爱的，难道死亡的毒蛇已经缠住你美丽的躯体正在收紧恶毒的圈套吗？难道生命的阳光就要永远从你迷人的脸上消失而不再回来吗？

戏剧学院排练厅里，表演系学生骆野、夏雨、桑田田正在排毕业公演作品《毒蚊子》。

骆野的脸在追光的照耀下变得惨白，略有些变形，像一个不真实的面具。

夏雨坐在地上，长长的黑发披散下来，遮住了她的脸。

夏雨（凄切地）这没什么，亲爱的，没什么，在劫难逃。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。连日不散的乌云挡住了太阳和星月，使我们迷路来到了这个可怕的瘟疫区；更倒楣的是一只小小的毒蚊子会传给我这种致命的病毒。

骆野向夏雨扑去，夏雨急忙躲避。骆野和夏雨活动在各自的追光里，两束追光始终也没有重合。

骆野 亲爱的，让我代你忍受这无边的苦役吧。

夏雨 别、别靠近我。亲爱的，你快跑吧，那些野蛮的土著人就要来了，他们要用砖石把门和窗堵死，使这间屋

子成为一具棺材。你快走吧，啊(恐惧地大叫)，它又来了，我听见了它的叫声(捂住面孔)。

骆 野 什么在叫?我怎么听不见?

夏 雨 你听，你听，是那只毒蚊子在叫，是那只咬我的毒蚊子在叫，啊，它在那儿——

[骆野向四周黑暗的空间疯狂地扑打。

[毒蚊子在飞，在哼叫。]

骆 野 唉!可恶的毒蚊子，可恶的毒蚊子。

夏 雨 你快走吧，土著人要到了。死神正一声不吭地向我走来，它的脸色是那么可怕。你快从后窗跳出去吧。

骆 野 不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活的坟墓里。是我硬拖你跑出来，是我害了你。亲爱的，让我们死在一起吧。

夏 雨 (悲痛欲绝地)不，你快走。

骆 野 我爱你(眼睛里充满了悲恸和恐惧)。

[呐喊声、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]

骆野恍惚看到门被重物死死地顶上，破旧的窗台上砖石一块块地垒起，光明被一寸一寸地掠夺去。终于，死的永恒的黑夜降临了。骆野无望地捶击四面封死的墙，手上滴下了热乎乎的鲜血。

一张苍老的模糊的脸庞。一支孱弱的手臂挣扎着伸过来但又无力地垂下。

[光线依旧从后窗投射进来。骆野下意识地向窗口冲

去。

[脚步声已到门口。]

夏雨 (绝望地)上帝(闭上眼睛)!

骆野 我爱你(转身欲跳)。

[门被踢开了。]

[桑田田从暗处走了出来,他冲窗台上的骆野鄙夷地摆了摆手。他的声音混浊而镇静。]

桑田田 小白脸中尉,你不是说可以为我的女儿献出一切,甚至还包括生命吗?这会儿,腿肚子怎么有点打颤?

骆野 (无力地)我爱她。

桑田田 哈哈,你的爱已经在冒酸气了。这几十分钟以后就不能有活的东西飞出去了。你呢?把漂亮的躯壳扔在这儿变成白骨?那太可惜了,你还可以跟许多美丽的女人睡觉,对不对?滚吧,快滚吧(猛地把骆野推出窗外,关上窗)!

[骆野含糊不清地叫着。夏雨哭泣着用手撕扯自己的头发。]

[土著人的可怖的喊声时轻时响,向小屋围过来。]

[屋内光线暗淡。桑田田默默地站在夏雨的床边,两人长久地不说一句话。]

夏雨 (冷冷地)请把灯点亮(停顿),我好怕。

排练厅里的前台灯亮了。

侧幕遮挡的暗处里传出一个中年妇人的啜泣声。妇人用手绢捂住嘴尽量不哭出声,结果反而连连咳嗽。

桑田田不耐烦地走了过去,冲着那个人影说:“对不起,我

们在排戏，需要安静，你来这儿干吗？”

“我来找一个人。”妇人的眼里闪动着异样的光亮。

“找谁？”

“儿子，我的儿子！”妇人带着哭腔喊了起来，她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。

“你的儿子？”桑田田一惊，“找你的儿子？你是谁？你干吗不走出来。”桑田田的声音有点儿发颤。

妇人缓缓地从暗处走了出来，神态安详。这是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人。

桑田田凜然一惊。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一条枯槁的垂死的手臂。

桑田田转身冲出了排练厅。

妇人的身子摇晃了几下，夏雨和骆野急忙上前搀扶她坐下。

夏雨和骆野迷惑地望着桑田田远去的背影。

浑黑的江水冰凉地流过这个城市的胸膛，争先恐后地涌向入海口。

江堤不知从哪天起，成了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天然领地。一对对恋人倚着齐肩高的江堤相依相偎，旁若无人。他们彼此之间从无干涉和争执，也许是为了给别人也留出一点地方吧，恋人们总是尽可能只占用最小的空间。

桑田田和倩倩紧紧地搂抱着。

江水波光粼粼，摇晃着注视它的每一双眼睛。

“今天，有一个女人来找我，她自称是我的母亲。哈哈，真有意思，隔了这么多年，她忽然跑回来找儿子了。”桑田田说。

倩倩十分惊喜地说：“是你妈妈回来了？太好了。”她看见桑田田不悦的表情，便又小心翼翼地补充说，“你的墙上，不是一直挂着她的照片吗？她真漂亮。”

桑田田母亲的照片：年轻、美丽的少妇，鬓上插着一朵娇嫩的粉红色蔷薇花，她满含爱意地微笑着。

年幼的桑田田趴在床架上出神地看着照片。

“这个女人像我妈妈的照片，但她绝不是我的妈妈，不是！”桑田田哀怨而又决然地说。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也老了，你不能原谅她吗？”

“原谅？她享受了荣华富贵，还要来寻得良心的安宁，而我的爸爸辛劳一生却在孤苦中凄然地逝去，这太不公平了。”桑田田的目光越过江水投向了对岸。

“做女人是很难的呀。”倩倩轻声地说了一句。

“别说了。”桑田田平静地看着倩倩。

江堤上偶尔走过蹒跚的老人和一蹦一跳的少年，他们向一对对恋人投去好奇和窥测的目光。

倩倩的脸上忽然泛起了潮红，她羞涩地把脸更深地埋进了桑田田的怀里，喃喃地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桑田田轻轻咬着倩倩的秀发，点点头。

“我们结婚吧？”倩倩焦灼而深情地看着桑田田。

“说什么傻话呀，不定哪天我被车撞了，或者进了监狱，最大的可能是穷困潦倒一辈子。”

“我爱你，是好是坏都是我的丈夫。”

“我们永远像恋人一样不好吗？婚姻不过是一个俗气的套

烂的枷锁。”

“结婚吧，为了我。”倩倩嘤嘤地哭了，她抬起脸，哀怨地望着桑田田。

“不，绝不！”桑田田扭过脸去，生气地说，“女人总是女人。”

夜风起了，凉凉的，驱走了不少热恋的情侣。蜿蜒数千米的情人堤无语地忍受着日夜不息的潮水的冲刷。

月光下的情人堤尤如一幅水墨画。

桑田田和倩倩像一块古怪的石头。

骆野面墙而立，他在接一个女人的电话。

对方在喋喋不休地诉说，大约是在谈什么遥远的故事。

“啊，是吗？还提它干吗？啊……”骆野的语调迟缓而沉重，他的脸色阴沉，“……我不知该说些什么……”

电话挂断了。骆野怔怔地攥着红色的话筒，茫然若失。

拨号音拖着长长的尾巴令人心烦地响着。

霓虹灯在夜空里明灭，就像是妖艳的城市在呼吸。

出租汽车停在马路边上，司机正在“斩”几个外地模样的人。一小群男青年在向行人兜售外烟。

毗邻的一家商店里传出各具风情的歌声，揉和在夜色里形成一种纷乱的气氛。

骆野匆匆地走着。

两个浓装艳抹的姑娘朝骆野飞了个媚眼说：“喂，没有舞伴吗？”

骆野一怔，停住脚步，发觉这两个姑娘大约还是中学生，